

BC Hands & Voices



最适合我家庭的抉择

作者
Joy Amor

「宝宝手语现今真的很流行！」当我在加拿大亚马逊网站 (Amazon.ca) 落实订购宝宝手语的书籍和DVD影碟时，我不禁为之惊叹。那时我怀孕6个月，跟任何其他战战兢兢初次怀孕的母亲一样，花费大量时间来不断寻求关于养育子女的资料、秘诀和最新趋势。我渴望养育一名富想象力和口齿伶俐的孩子，并常常幻想有天与我的宝宝谈话，他或她向我诉说当天在幼儿园的种种事情，我还特别期待听到那些透过想象力编织而成的故事。我所有的研究似乎倾向同一论调，那就是「让孩子于很小的时候开始接触语言」。因此，那时我便决定致力确保孩子有一个语言丰富的环境，不管是口头还是视觉上的语言。



我的DVD影碟和书本终于到来，我很兴奋！我观看第一张影碟约5分钟，已感困惑。电视荧幕上那女人似乎只是胡乱做出手势，我心想「全部都应有一些意思吗？」我确定自己是有基本认识..... Milk奶、Diaper尿布、Bath洗澡、More更多、Sleep睡觉。我觉得那已是足够的视觉语言，足以令孩子知道我正在努力进行沟通。此外，我认为只要真的时常跟孩子说话，便会促成一个语言丰富的环境。哎呀！那些书籍和影碟只被尘封，落得的下场跟任何其他在一时冲动下购买的网上物品一样。

万圣节当天清早，Teanna出生了，我全付精神便立即投入这小生命里。是的，我深深感动，我想把这个世界送给她。她是个小女孩，

"The Best Fit for One Family" was first published in Issue #8 (September 2011) of the BC Hands & Voices Newsletter.

最适合我家的抉择

(2)

虽然个子娇小，她显然已有一种很好的、使人神魂颠倒的个性。尽管只是一名婴儿，她似乎特别善于观察，大大的眼睛，好奇的表情自然流露，左望右望，似乎正在尝试理解周遭所发生的一切。我跟女儿说话、唱歌和用我所懂得但极为有限的手语和她沟通。无论我做甚么，她都微笑和咯咯地笑。她是个快乐的孩子，而我则是个睡眠不足的快乐母亲。她有8个月大的时候，打出表示「尿布」的手语，我查看后发现真的需要更换尿布。这令我大为惊讶，我的孩子在跟人沟通了！到了10个月大，她学会如何表示「睡觉」，而我可以得意洋洋的说安顿孩子睡觉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我爱她，我也快乐，但隐约之间我觉得有些事情似乎不对劲。

当Teanna 一岁了，她快乐健康，与以前一样。可是，似乎有一种隔离、苦恼的感觉。自从她出生以来，我一直对其听觉有怀疑。到了19个月大，她才正式被确诊为双耳深度失听。这是令人难受和情绪激动的经历，我不仅感到象在为失去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悲伤，而且还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下一步应怎样做。这是压力巨大的时候，有太多来自四方八面的资料充斥，时间紧迫，又要作出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老实说，我已开始感到相当麻木，身不由己地陷入种种事情的漩涡里。

Teanna马上装配助听器，而我觉得最佳决定是选择一个同时有手语导师和语言病理学家参与的疗育计划。若有一名美国手语导师，学习将会更容易。我发现这种语言是何等的视觉化，大部分手语都使人联想起所指英文字定义。它绝非为了表达一个想法而随意作出的一连串手势。美国手语是一种真实语言，具有需要遵守的文法规则。虽然我发觉学习过程有乐趣，即使有导师帮助，我也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使用手语。手语给人不自然的感觉，但是我知道它会对女儿有利，所以我尽量在与女儿独处的时候，向她做手语。美国手语有很多地方令我感到有点为难，例如使用十分显著、近乎夸张的脸部表情。提出是非问题时扬起双眉，如果问题需有较详细的答案，便要皱起眉头。形容一些细小的东西时要噘嘴，若形容大的东西则要张大双眼并说一声「cha」。这是一个适应时期。

大部分语言都有其本身文化，美国手语亦一样，有「聋人文化」(Deaf Culture)。我在整个历程中领悟到聋人是十分热情和友善的群体。我注意到聋人是无处不在！我会鼓起勇气，在餐厅、商场接触他们，我甚至发现某教

BC Hands & Voices

最适合我家的抉择 (3)

堂有一名失听牧师。我已可以用手语表示：「嗨！我的名字是Joy。我看见你用手语，你是否聋的？我有一个聋的女儿，而我正在很缓慢的学习手语。」当聋子看见你努力以其语言跟他们沟通，他们会双眼发亮，并会非常愿意用特别缓慢的用手语，或者甚至尝试与你谈话。看见此情况，感觉很美妙，我身为听觉正常的人，可以跟聋子进行有意思的谈话。聋人文化中有所谓「聋人自尊」(Deaf Pride)，意思是聋人除了听声音之外，可以做任何事情。我发觉这种文化极有意思，并开始利用自己的时间埋头研究，阅读书本、文章和浏览网站，我希望了解更多，教育自己，毕竟这是我女儿的文化。

2009年冬季，Teanna右耳植入人工耳蜗(Cochlear Implant)。她目前正上一所幼儿园，那里有失听儿童和聋人子女(Children of Deaf Adults，简称CODA)就读。在学校里，教师用手语和说话。她每天都接受言语治疗，并有稳定进展。她现正在牙牙学语，并且非常努力的说出某些字。她亦正在认识所听到的不同的字。她的手语日渐纯熟，流利程度令我大为佩服，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象是开始落后。手语让我得悉她是聪明的。某天她问我：「我想要果汁，请给我。」我回答：「我现在没有果汁给你，只有水。」她举起一颗她要吃的葡萄，并用手语表示：「行！葡萄里有果汁。」，然后走去玩耍。手语让我知道她有幽默感；她爱开玩笑，让我知道哪些事情令她觉得有趣。她现在有许多幻想出来的故事，包括胡闹喜剧。手语让她可以表达情绪、回忆往事，并表示将来想做甚么。

我个人觉得，让女儿接受人工耳蜗、学习口语和美国手语，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行事历无疑是填得颇满，但亦带来很多好处。Teanna将会能操两种语言，而且我认为她能够兼得聋人和能听者所要有的最好的东西。我于童年移居国外，长大了，时常要提醒自己「记得我的根」的重要性。我相信透过自学和投入聋人文化，能为她对自我身分的认同及自我的价值观奠下坚实的基础。我在一个能听者占绝大多数的世界养育一名失听孩子，这是事实。参与聋人社区，让她有一种归属感，周围是跟她有共同之处的人。我相信此参与会让她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从而令她有信心，敢于进入能听者的世界。Teanna将要面对成年后人生的种种抉择。我为她奠定基础，我深信：无论她日后选择走哪一条路，我正为她的人生作出最好的装备。我自己亦同时作好准备，支持她为自己作出最佳的决定。当她出生，我首次抱她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想把世上最好的送给她.....现在，她可以在聋人世界和有声世界之间遨遊驰骋。